



10424

遜志齋集卷之七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酌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靈芝甘露論

聖人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徵天之有雨露地之有草木此其所常有者也於其常不足觀聖人之盛惟其德克仁著宜符默感露而有甘露焉草而有靈芝焉沛然而降莫測其源燁然而華莫究其根

卷之七

乙

或瑩潔圓淨而其味如飴或敷爲七莖九莖而質備五色此豈可以易致哉德昭乎上下仁蓋乎六合大而日月星辰遵其度小而昆蟲動植得其性中而黎庶蒙澤樂生故天爲之發醇地爲之孕英使粹美奇秀之氣於茲二物而見而二物未足以盡之則又爲鳥之鳳獸之麟鱗而爲龍介而爲龜未見聖人者因其世之所有而知其德既見聖人者因其德而信天地禎祥不易致而古昔之致此祥者未之數遇也臣竊求聖人之徵於聖世甘露靈芝發祥於畿甸山川之間者多矣非極盛德何能致此赫赫之嘉祥哉昔

者誦諸傳記而今得躬覩之斯可爲天下慶非特一時美觀也雖然臣聞天地於禎祥之類非惟見於物亦間見於人故物有非常之質人有非常之才非常之物僅可爲太平之徵非常之才實可以致太平之盛是以聖人尤貴之重之德可以善俗行可以化民使人見之而喜即之而慕歸然傑然爲禎祥於天下國家者此真人之甘露靈芝也天地之佑聖人者意其在此豈徒見於山川之間而已哉

○郊祀頌有序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

卷之七

二

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群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巳卯出合皇邸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日月華曜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玉輅望門降趾而趨脫舄登殿秉璧奠瓚興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翁忽騰靄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爲動容昧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

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
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靈悅豫黎民永受
福祉苟不順洽人用弗寧今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
六合之內光照顯赫陽明發舒陰慝消伏浹于旬日
纖翳靡形白叟貽翁嘆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哉上
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
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
臣伏覩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
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
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

歛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佑顧綏若
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
享不常視德減否以爲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
天心悅無德而怨讟下與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
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
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上帝
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
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秋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
朱旗載清九圖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
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

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需澤是施大賚
是庸術揚不陳囹圄虛空執租之逋奚貸之負厥數
千億葉而勿取孰爲螟螽撲之除之降以風雨俾涵
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
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詠令辰正月
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歛戢群陰天開
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盛服
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
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礎勢切穹蒼鼎俎旣豐幣玉
旣飭炮燭煇煌駢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
屏息仰覲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覩其
色咲分命臣僚獻于群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
岳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
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
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如奉
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炯炯聖情
欣豫上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法宮端拱
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隣惟天
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脩惠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
諮度勿厚其斂重困細氓勿苛爾刑必臻乎平乃稽

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斤伯準則德禹緒述
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迷邪惡陰類弗曜弗使君子
陽剛是崇是任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于
未萌人心旣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
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凝命神寶頌有序

皇帝始即阼布德施仁大有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
表函夏之間群黎胥慶於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瓊迺
元年使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
揆其初得徵兆異常質理栗溫世所希見來獻天府

卷之七

五

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
獲玉宸衷密感未俾宣露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將郊
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驚寤欣
喜遂命玉人肇工琢爲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
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
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凝命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
于天地祖宗爲文以示遐邇邇群臣稽首稱賀是日討
罪之師適來獻捷王旅奮伐逆黨大奔越十三日郊
見上帝十九日享于太廟每歲正月恒病陰雨至是
自元日至于郊廟翳氛屏除日月華曜山川軒豁神

人喜悅咸以爲上德格天而天錫斯寶及寶旣成天必錫以介福將見年穀屢豐災害不作黎元安富草木鳥獸皆遂生育茲其端已見矣寶之明徵豈徒然哉臣孝孺乃言於衆曰人之寶厥寶而不知天之攸寶知天之攸寶而不知皇上之所以寶斯寶也昔在古初聖帝明王有大寶焉位以之定民以之安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禍亂以之消福祥壽考以之致子孫賢才以之盛且昌堯舜禹湯文武受于天而得之夏桀商辛周幽厲秦政隋廣天不畀而失之漢高文光明唐太宗宋太祖窺是寶而弗能有其全是寶也或謂之中或謂之仁或謂之皇極或謂之寬厚數千載間有得焉者寡矣不可以智取不可以才獲不可以力爭乃至皇上而天復授焉用其緒餘已審如霖雨潤澤天下而民被其惠者方來而未艾也尚恐保之者或未能盡復恐後之君國子民者不知寶之所在也取陶唐虞夏三聖人相傳之要而銘刻焉蓋精以擇之一以守之而用其中於民德由此立政由此成天命由此凝天下之至神豈有加於此者哉天不言授皇上以寶皇上以一言發帝王之寶昭哉錄乎真萬世之鉅範百聖之弘謨也彼秦之斯衛其蟲篆天

厭其醜焚而燼之久矣衆兆蚩蚩追而索之意匪有見乎神寶孰知彼之爲陋且卑乎古者國之制度繫天下安危生民治亂者史必書之其可味嘆稱錄者縉紳學士頌之臣官以文學名而職在太史躬覩盛事其烏可以已廼拜手稽首獻頌曰天有大寶授之人君百世相傳鮮得其真其實伊何神妙莫測歛藏一心施覃九域爰在中古無器有文妙受重華承諸放勳三聖繼作迭居天位有寶守之四海大治其精其一曰執厥中曰仁曰義異號同功成湯得此表正萬邦周武不承於前有光降自嬴秦聖賢迹熄以器爲寶不寶道德茫茫千載帝王孔多傳祚短長視寶如何得聖緒餘亦克康又漢唐而下駁而靡粹惟明天子天實啓之授以大位俾作君師克仁克明克武克毅動謀于神靜協于帝上帝之心惡殺好生皇宣慈惠任德緩刑孰辜之負幽抑罔雪剖其桎梏解其縲纆孰租之逋身困家傾焚其簿書俾吏勿徵孰厄于窮鬻及男女出金爲贖還畀父母有齒于途或豁于原歛而瘞埋釋其瘡痍或以飢寒殺越于貨止戮其魁餘黨皆赦或以單弱脅從暴強釋而弗誅賜衣與糧一話一言務崇寬大公卿士庶以薄相戒群喙

惟騰幸逢聖明盍朝乎仕將野乎畀葺爾室廬育爾
孫子保無外虞終樂田里民心和同實與天通天念
天子養民之庸錫以寶玉夢神告語曰予命汝未爲
民主天子曰嗟天命孔祥我造重器以福萬方昔人
所寶寶止乎器器雖可久道不足貴精一執中二帝
之謨我刻斯寶與聖合符告于祖宗達于天地著乎
文章照臨後世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以道爲寶肇自
聖皇皇陛黼座寶在左右匪道弗言匪道弗履威罰
慶賞必信必明聖謨在前敢有不平用賢去邪必篤
必果祗服聖訓不慎其可出令發政道爲權衡喜怒

卷之七

八

從違以道爲經緝熙日新大中之道僉曰神哉茲惟
大寶寒暑以順雨暘以時災害以消民物以孳云誰
使然茲寶之神匪寶之神天子之仁大哉聖仁天地
是配傳示無疆宇宙未賴

省躬殿銘 有序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
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群生欣豫薄海
內外薰爲太 and 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旦暮親政勤
勵靡遑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爲退朝燕處之
殿置古書聖訓於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諭以

尚父所存丹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爲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於四海者在乎身而致此身於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以心爲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理萃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乎正者易微流乎欲者易危是以聖人慎之而加省察之功德若堯舜可以爲至矣而兢業不懈勲若禹湯武王可謂難能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祇德而聞善則拜者禹也屏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

卷之七

九

訓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者武王也其爲事不同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德業如日月之光與天地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于勤而終于肆或勉強於衆庶瞻覲之時而放逸於閑居狎處之際其不能比隆於古豈無所由然哉惟我皇上以二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聖人之學日蒞治朝命令之宣政事之著陶冶庶類而措斯民于治安者旣無媿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暇逸而復省躬于斯焉覩棟宇而若上帝之臨撫屏展而若祖考之格聖心湛然與天爲一思慮圖猷靡

有弗敬至理昭朗邪慝消除愛惡怒欲之偏無自而出芬華靡麗之誘無間而入固不待省而自存也而省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烏能臻斯盛乎斯道不傳也蓋久徒知以智術法律爲治以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命聖上以敬爲學繼自今始終弗二內外罔愆將見陰陽協年谷登四靈至品彙咸若子孫黎民受祉于千萬年矣臣幸以勸講爲職謹奉制獻銘曰天眷君德付畀兆民民之慘舒繫乎一人萬化之原庶政之本大哉此心與天地準心乎克敬恭已無爲百度以貞四

卷之七

十

海雍熙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內外交荒邦用弗昌至聖惟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矩明明天子前聖是師端拱法宮天下順之未旦而朝旣盥而食淵默齋莊以建皇極于郊于廟鬼神降臨惠于臣民動靡不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寬刑恤孤掩骼至仁暢達霑被萬方惟帝克敬惟天降康帝心弗居彌自謙抑內殿燕休寅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書右詩千古與期嗜好未形防鉅于小喜怒之發必循乎道恩欲其善政欲其平兵欲不試刑寓好生下察民情上祇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怠懈敬怠之徵古

有訓辭怠則患生敬爲福基身心既謹復省于事畧
於盛時可保長治帝心乾乾如日在天不息于行照
臨八埏華得有嚴實資聖敬育德綏民未受天慶

慎獨齋銘

恒人爲善微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乘衆不察
恣意所向人欲橫奔天理淪喪君子懲之慎於至微
匪虞人覺而畏已知一念之萌必存乎正片言之發
必主乎敬勿謂闇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
勿謂細行放而或貳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
不見是圖矧茲士子不敬謂何於赫天君宰爾百體

卷之七

十一

率而從之勿越乎禮禮爲教本敬爲德基本立基宏
奚施弗宜齋居有嚴學者孔秩監茲勿忘聖謨如日

謹節堂銘

天道在人爲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
謹節爲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
綵服餘閒挾我簡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牲
亦有旨甘進立于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由謹節始
寧海童君以是名堂養親其間華扁煌煌我作斯銘
用揚厥德有過其間爲我必式

○喜友堂銘

真素先生家于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其居爰議築室
燕衎以娛卜諸溪南龜協其繇除荒剔穢以葺戶牖
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愉愉子姓先後徵名陶詩
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嘆
揚弁啓齒以言子所爲言者吾能論之凡人喜幸出
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
有人焉緣物而喜誇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
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月恩義有加一
室團欒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子不聞兄
弟之間非特于今古人所難歌形斗粟詩賦然其豈
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爾
箠爾墮先生之身雖隱林阜我觀其私爾足爾手食
不待奢分饗并殮居不待華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
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調聯席三畝之宅五畝之原弟
耨于後兄耕于前旣孝旣友從容話言飲此醇醴盎
然春溫兀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
生之喜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未
爲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袞賓酢酒先生起舞取
酒酌季且咲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寧海竺君允恭與其二弟允升允和皆好學而知義以友于名堂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大且遠者勉之銘曰天賦恒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其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義交以道相下至於兄弟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廬有異其畝有富千乘不餽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付諸癡兒債業墮身莫不由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天之俾汝爲弟爲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忍不恤弟寒父憐兄飢父悲胡私其身曾不致思在父之身或有痾癢手足撫摩不待勉疆今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懿美竺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旣孝于親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揭以嘉名嗟嗟斯民皆予兄弟顛連無告視之賴泚由近而遠尚克推之政行于家邦國其儀之

慎思堂銘

有序

廬陵劉君子博以文學恪忠受知于上擢磨勘司丞名其退食燕居之堂曰慎思余善是名喜劉君之能於職也銘以相之銘曰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孰輔承

之小大庶臣或弼其違或敷其治有舉大綱有親細
事其在賢哲視職則思忠國尊君不顧其私曰此下
民與吾同體孰艱孰危孰困寒餒孰爲昏迷汨其天
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殷周之制損益弛
張以淑萬世凡民所安必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絕其
萌靜以致思俾合中正舍寢忘食祇帝之命揆其所
存本乎至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
善豈不有思厥思不遠位患不崇家患不昌罔上浚
民患計不良勢有相軋智有可忌心所惡讐患不能
去蚤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債國稟官爲休爲
祥爲凶爲禍所思一殊判若水火若有古訓惟慎其
幾鋤于未形絕于未爲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之
微根秀之拔思發于中由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
身勲名之盛上配前古視彼小夫穢若犬鼠劉子嗜
學孔文而賢對越嘉名作時恭先百爾有位慎恪厥
職思孝思忠鞏我皇國

寧野軒銘 有序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
而不鑿其天頡然無思頽然無爲惟魯敦樸而不雜
以僞故其民難搖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搔之以

智巧而眩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滯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媮民始紛紛狙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嘆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輩闡於治道猶發憤病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爲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

卷之七

十五

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丘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焉陳君閔習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爲寧失之於野可尚哉其爲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烏知其非兆歟不可以無述也乃爲之銘銘曰皇始尚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爲媮質甚爲野以媮况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澹泊無華靡曼媮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

以飾喪直爲詭爲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于萬邦
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
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
茨戶甕牖其植果畝其蔭榆柳豈無藻繪斥而弗施
惟野之尚愧不忍爲非無財智亦有儀度慙乎不文
惟野之慕蕩蕩流俗機詐日繁上下胥欺莫知其韞
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遊觀尚勸爲善

雙桂軒銘

有序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遊京師識太子正字
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文豁然無隱

卷之七

十六

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
所謂仁者也旣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
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
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
之以爲必非偶然者某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
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余發書
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
邪不可無以識也爲作銘銘曰天人之間古謂難言
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執不通
嘗其夢夢盍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

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兆厥昌
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
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
天亦可親日視于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
益行無匪爾衍爾昭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
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斲析木可焚是桂末存

五雲山房銘

有序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
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乎山也室則居
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

卷之七

十七

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
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惟山房與而明弘而有
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
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孔滅

○林泉讀書齋銘

有序

士不知所爲學久矣文辭以爲華記誦以爲博古之
學者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
文以林泉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
者以銘之銘曰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幾乎兩間惟性
之美持美勿斲爲器爲庸牖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

于學而遺其事口習心游卒淪于塾或懲其害力於躬行物有不知將躋于冥又或不然去學絕爲惟心之求異端是歸三者殊科畔道則一幸有聖謨皎其如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爲天民萬理紘紘櫟之如髮春融海澡木長泉達內剋其穢外薙其戕不吝以虧不驕以亢以聖爲準以賢爲徒大道是趨廣居爲家勿溺於污勿畫於邇曰運天行真語確履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徵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治平各克其需禮叙樂成學之盛功庶其在此豈若偏岐僅足一已俗學卑卑爲俗攸喚非有君子孰能與之錢塘之墟有書有齋我思古人于以求懷

方硯銘

方其外以由義密而溫其質也仁仁義之殷濟發斯文以相乎乾坤

圓研銘

博而圓法地與天重而碩合聖之德旣壽且堅以鎮乎斯文

倭研銘

產乎夷成乎琢宣文謨佐帷幄矧伊人可不學

扇銘

用此以扇枕孝子之行也用此以扇暍仁君之聖也由孝而充之則爲奉上之忠由仁而廣之則爲澤民之政也

王待制私謚議

翰林待制王公禕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下門人議私謚之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于行事發于文辭表裏相符華質不爽故著之于書者即其操行之餘形於言行者即其學術之實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

卷之七

十九

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爲徇乎邪僻考其爲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華朝廷表率海內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堂草書數千言將上于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爲乃歸休于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旣而遭逢聖朝遂爲史官脩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殂之後刪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

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由莫不粲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忤用事者使萬里絕險之邦罍滯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蔚瞻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藹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言爲耻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作可與相準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謚後世趨之今欲最公文行以文暨節謚之於禮其可衆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予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於義爲稱乃定謚曰文節

試筆說

吾居乎鄉客遺善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用其一銳而端圓而勁以摹畫咸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遇佳

絕學洵文辭則以書書畢滌而藏之恣意率手有所
作則用其次者是以雖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
問其所得則曰弊而棄之矣詰其用則紀錢粟貨利
卑猥事不稍惜視之與里巷所爲偏歆軟惡者等
不知其爲美也吾聞而歎之友人曰子何歎之細也
以余用斯筆也而違其任余則有過矣雖然世之用
人者得無有其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爲也美者易
得也用久必敝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者天
之生也難生而不夭死不疾病獲全其美也尤難然
而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修紀法居廟朝治海內
而單位冗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其敝而棄之且
加不勝之法焉者亦衆矣不彼之歎而於筆焉惜是
尚爲知類也哉吾愧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
吾知愛而嘆之任人非吾事也吾其敢僭而歎乎若
姑修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已何暇乎世之歎而吾
之疑邪

畏說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
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
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

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
作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
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與一役而畏其或勞
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
爲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爲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
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漸
盡朽腐也見山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
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
畏其將訾短乎我也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
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

卷之七

三

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爲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
忤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爲驕慢之所勝
智也或爲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疲焉以言
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
乎小而或未能爲天下用凡天職之內有所闕皆謂
之違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觴豆之際兵戈生
焉般樂忘傲醜毒存焉思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
爲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違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
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爲
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有一怠事則有不臣

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柰何人違且忽其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爲之師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將日寡無所徃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止故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知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義事予爲弟子者五年其爲學篤謹不懈而持己以禮蓋粗知所畏者今將貢于京師升于太學而達于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爲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予之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言也夫其尚因予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習菴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間謂予曰吾之生也先子以晦菴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不可也請更焉因名爲熙旣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朱子然奚敢舍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別號習菴以見志子以爲可乎予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爲

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蘭相如之爲人而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即喜之而以己名與之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蘭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喈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造其極者其名非必與孔孟同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爲無志而所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妄焉而已夫孰以爲可乎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

卷之七

十四

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爲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疎淺者竊其華而忘脩己之實質魯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爲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歛之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由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

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予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既長而怠壯之所習未老而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爲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爲耻於是乎過人遠矣蓋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由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苟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爲君子也孰禦焉

○王溫子栗字說

浦陽義門王溫柔和而好學加冠將定字其師劉君

卷之七

三五

恐其不足於剛也字之曰子栗爲辭以祝之而復謂余曰願有教也余曰事有似異而相資者水火以爲爨鹽梅以爲和寒暑以爲歲由其離者觀之戾乎其不侔不可比而合也然是數者必相合而後致用並行而後成功夫豈果異乎哉剛柔仁義之辨不啻水火然未有不兼二德而可爲君子者視其外謙卑遜順之氣穆然求其內莊敬誠篤之意確然故端方而不犯慈良而不倚以之措大政持大議不變辭色而天下從之自道之不明士各因其資之所近爲學柔則至於枉已剛則至於違衆枉已既不足以立事而

遠衆又不能有成治功之不見於世非此也與天下之所病者非不足於溫也而患無以守其內是以柔懦者多流於詭隨劉君勉之以粟其知所教矣慎哉粟乎爾毋厲外而懦中也必也挺拔特立如雪霜之松栢不撓不折以固其節乎溫乎戒哉爾毋翕翕以合煦煦以同必也如春之融長養生息而不見其迹乎粟者所以爲敬也溫者所以爲恕也居敬行恕而至於君子吾於子乎是望雖然飲食資乎水火而飲食非水火也鹹酸本乎鹽梅而至味非鹽梅也歲功成於寒暑而天地之化不止乎寒暑也周人有言曰不剛不柔厥德孔修德備乎剛柔而剛柔不滯于事惟聖賢能之

鄭叔度字說

麟溪鄭君叔度與某同學太史公之門謂某曰吾之生先子貞孝君以楷名之及冠太史公字以叔度字之義公嘗欲教我矣而未之暇幸與吾子相好子能知公之意乎知則盍爲我言之某曰予未之聞也以臆言之公之期叔度者不其至乎度者先王所以齊萬物一民志之器也天下之物至衆也姑舉一二言之布帛綺錦出於人之爲其長短侈狹鄉異而家不

同苟無度以絜之爭奪之端何由而弭乎造宮創室
群材既備百工咸集木之宜圓宜方爲柱爲梁長之
爲棟楹短之爲楔杗苟無度以絜之何由成匠石之
功乎作樂制器範金爲鐘斲石爲磬組絲爲琴瑟瑟
竹爲簫管穴匏爲笙搏土爲埴革爲鼓敝木爲祝圉
其長短豐約之制至不同也苟無度以絜之則音何
由而和乎任土制邑建都立國或畫田爲井或樹城
作屏大而四海之內山嶽廣遠無際置疆分界立爲
郡縣以統之設爲上下以縻之揆里行令數圖責貢
苟無度以絜之孰得其數而爲之限域也哉度之爲

用亦大矣雖然度有二公家之度懸之國中而四方
之民各以其物來就而平焉悖者不敢怒智者不敢
欺吝者不敢惜強者不敢違以其折中至公而無私
也由國而郡由郡而邑莫不皆然三家之村足不履
官府之門耳不聞法令之教削蒿而爲度以竈煤節
其分寸量布揣帛自以爲可也苟律之以公家之法
則爲辟矣夫人之爲學何以異是閭巷之珉飾詐任
情自用其愚行之於家非不可也折之以聖人之道
則過矣故聖人之道公家之度也取法乎天地合明
乎日月前同乎三王後符乎萬世若周公孔子者爲

度於天下者也其次若子思孟子之徒明聖人之道
爲一時所師爲度乎一國者也次能脩身繕行以善
化俗若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人稱忠信者爲度乎一
郡者也次能篤愿自持動靜不悖乎法取與不過乎
義者若元紫芝陽城之流出能盡其職隱能固其志
爲度乎一邑者也下此則卑矣今叔度之家秉義聚
居者十世堂序之內秩然而禮穆然而樂林宗孺子
之行人人操之而叔度蔚有文聲已足爲一郡之度
矣而太史公復以度期之豈非欲進於其大者乎大
莫大於聖人之道一民志而齊萬物者聖人之事也
叔度日懋而學之其不得爲賢者乎其不得爲一國
之度乎豈非太史公意乎抑亦貞孝君之志乎若夫
漢之廉范黃憲皆以叔度爲字而後之同者甚衆二
子雖賢而不爲叔度言者將以大者望之猶太史公
之意也

○王氏兄弟字說

翰林待制烏傷王先生有二子曰綬曰紳次第加冠
於首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綬曰孟緼紳曰仲
縉而其告之曰美哉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爲用貴矣
朝廷宗廟之禮穆穆在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際

鏘然有聲者非佩玉乎即而視之天子之玉白也公侯之玉山玄也大夫世子水蒼暨瑜也士則璫玖也而貫之者非綬乎綬則皆綬矣又即而辨之天子以玄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以綦組而緇組則士也緇者赤黃之色而孟緇之字以之豈非望其修士君子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嗚呼綬以貫玉而嗚乎朝廷宗廟之中孟緇嗜學綴文煥爛而和平某深願孟緇之貫道以鳴國家之盛也雖然綬之所繫者非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大帶之博四寸素而朱裏者天子也而禪以朱綠素而禪垂者大夫也

卷之七

三九

而禪以玄華練而禪垂之下者士也而禪皆以緇士之紳三尺有司去其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紳爲帶可也謂帶爲紳亦可也其等雖異而其爲用約身而縉笏者則一也笏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以球玉以象以魚須文竹以竹本凡四等而將事執玉之時皆摺於紳是紳者一身之束約而敬之本也端冕之卷然袞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其服之稱也球象之溫然文竹之燦然非紳以摺之未見其有所措也而仲縉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於用者乎嗚呼紳之用要矣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縉紳先

生其深願也。緡益勉而思以嗣待制君之德也。抑又聞之待制君之名爲禕而字爲子充禕亦服之貴者。昔太史公嘗推其義且相期以文顯亦既有徵矣。今二子也亦有美名而某何人敢繼太史公之後哉。雖然二子也其尚無忝厥父某雖愚又安敢不勉。

戴樂和之字說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爲樂者也。仁義中正孝友人之所爲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脩於己已知之人未必深知之。况此八物者何由而知之。

卷之七

三十

乎然而德盛則八音之樂隨之以盛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能自止也。舜之韶紂之靡靡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爲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正者非脩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絕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也。苟有太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爲節將有天育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尚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浦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問字於太史公公

字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有今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忠信之色睟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爲學先生學焉而至者也之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擇乎其無乖秩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是而考其德

卷之七

○傅氏字說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畧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于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爲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爲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

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爲無益矣烏傷傅君循淳慤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余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畧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爲千仞號檉楮以梧櫝人必檉楮之是豈名之爲貴哉有其實之爲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爲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余言安所益乎

卷之七

三十一

陳野翁字說

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太備方其未備也有才知者皆可因其跡而繼之及乎既備而至於無以加傾於極盛之餘而蠹於至飾之後自非聖人矯而持之鮮有不爲大患者故帛之未繪也五色雖未著而黼黻文章之質已具爲玄爲黃無所不可恒有餘美焉或者不察而采色繪畫之炳然溢乎目者固若可愛而物之至美亦窮若先王之治天下常養斯民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遷不以習變而不至於不可繼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易制苟爲

不然寵之以智巧誘之以權詐彼將各逞其所長以馳騫于世紛紛狙伺乎上者日新而無窮而上之所操者已殫矣國家之亡罕或不在乎此昔者孔子每病周末之文而欲從忠厚之先進孔子豈惡乎文哉惡乎朴之散而文無措也去先王之世益遠是朴不知其所在者久矣求之於通邑巨都茫乎其不可致也求之於華顯之位邈乎其異於斯也反而求乎深谷窮山之間蓋猶有可徵者焉苟無好古之君子與不溺於習俗之弊者天地之至美幾何而不至於胥亡也哉常觀乎閭里之會凡耆舊老成之士發言履

卷之七

三十一

行多質實近厚有古昔之遺風而少年英銳往往飾智以相詐挾竒以相高可喜者既過而可悲者繼之吾以是知孔子之嘆有以也四明之南有邑曰奉化奉化之桐照里有士曰陳先生性高守介類古卓行君子年六十餘矣教其子甚嚴待鄉人有禮而和始名曰文而字爲允章既老而觀先進者之日微也復更名質而字野翁余遠古人亦已久矣持其身以行乎今之世心恒惴然恐爲淺薄之歸而不獲聞故老之儀刑何幸乃得先生乎今之俗可睹矣革既弊之文而復乎野以全斯民之樸宜必自東南始東南文

之勝處也然則先生更字之意焉知非其兆乎余雖鄙且賤猶及預聞之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在乎名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厲者也而伸虺爲良臣蠋螟動之微也而王蠋爲貞士滅惡微也而子羽爲君子疾不祥也而樗里以智聞夫豈在乎美其名字乎賢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爲名字人必以是號加焉故以美言爲稱謂不若賤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實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衆矣而傳於世者可得按籍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或能以名字達于一鄉而不能達于通國或稱于一國而不足達于天下然有達于當時而不聞于後世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蓋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孔子爲魯孔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奚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爲學者師而彼咸無聞由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苟無足稱雖襲聖人之名以自號無益也而况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

字之務美寧非惑歟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其師友以子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也周公孔子之所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不敢望者子文乃取以自別于人其可不懋於德乎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于海者則皆謂之江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取其不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由衆人而視聖賢何異水由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也無惑

卷之七

黃晏仲晦字說

浦陽黃君晏其生之時當元至正中四方兵起天下大亂民俛俛在干戈之間奔走伏匿無一朝寧其父孩而抱君曰是兒之生庶其有晏乎遂名之曰晏及乎真人應命而起掃除殘賊宇內晏然十五年間遂至平治而君適當加冠方斯時士之揚材露技以干世者又皆騷然不得安其居其竇贊相與言曰欲晏者惟自晦而已於是字之以仲晦而俾予暢其義夫士之生大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著譽聞於後世次之猶欲顯于一國下之猶欲顯榮于鄉邦而奚願於晦

哉蓋晦者顯之根也曷不觀於大澤之龍蛇乎當天
地閉藏之時遁形於沙泥之下曾不如暖井之跳蛙
惟其善自晦也一旦出則興雲霧而雨九土矣古之
君子其顯之至者曷嘗不由於自晦哉或晦於屠釣
或晦於魚鹽或晦於畎畝晦之久者受抑挫憂患必
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材能者亦衆矣故一有用
於時天下無難爲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銜者
所及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衆人逐逐同汗也雖晦
其身而其心未嘗不經營乎天人之際上下求乎古
今之豪傑而尚友之也苟亦逐逐然與恒人同視彼
自銜者又何異乎喜功好名之士挈其所有以試於
人非不足以立取貴富夸耀其鄉里驚駭乎衆庶然
而其憂殆不勝其樂其安亦不足償其危也豈非不
知自晦之使然耶黃君之父自危亂之時思宴安而
以名其子字之者又知所以保之之道可謂善名字
矣黃君苟能以古之君子自思而勉學焉則夫顯融
之來可坐而得矣不亦善於爲子者乎

○劉士安字說

廬陵劉君子博善士也名其子曰善而其友字之曰
士安旣字而問其說於天台方某曰事有一言而可

以行於身克諸家推之蓋乎天下非士不足以知之非君子不足以至之非聖賢不足以盡之者其惟善也乎由天地而觀之發育烝達盈乎其間者是理也由人而視之慈愛惻怛與天地同體者亦是理也有形之類孰能無之而衆人或陷乎惡者患乎不學者耳士君子之爲學豈能加毫末於斯理之外哉由是而發言焉則爲善言矣由是而制行焉則爲善行矣由是而措諸事爲見於德教則爲善政矣言善言行善行施政則善播乎天下矣其身庸有不安者乎故士之安乎善猶衆人之安乎利也以利爲安者安未至而危辱繼之苟能安乎善則貴賤富貧佚愉憂戚變乎外者雖無窮而其心未始不安也劉君有學行仕于時其勢可以爲善而其心休然有樂善之色是其善之可稱者亦衆矣又欲傳諸子而因名若字以教之豈非知所教也哉士安居乎家則取於父遠焉則取法天下之善士又以爲未至則上而取法古之聖賢以爲師則其進於善也何惑焉

蔣伯乎字說

予嘗觀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千頃涵山浸空清恬靜帖鱗介呈露已而風遽蓬蓬焉

生擁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沸帖者震絲縈穀動濤
廻浪噴萬皺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爲
中孚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靜物也孰得而
感之苟以石則石沉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
何能感以雷則虛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
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
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
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兌貞巽
風而兌澤於象爲中孚又巽順也悅也以順感民則
民說而信矣於義爲中孚又二體之中畫皆陽有誠

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夫
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
威刑感之則猶以石沉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之
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澤
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
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爲然也雖公卿大夫亦
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蒞事則事治以誠享神則
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爲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匪
誠則離處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莠豈
惟士爲然也惟藝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

以作巫醫恒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之哉烏傷蔣伯乎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徵予說予故釋其義以告之伯乎能審乎此爲政可也醫云乎哉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色而璧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茲獲瓜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視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爲祥爪牙角鬣之倫兢兢也

卷之七

三九

人恒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麟麟不可多得也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生者衆矣而獨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累千百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弗謂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囿於天而不知其所由木之樛者曲者岐者詭形怪質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謂木有意於爲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

之然造物者不若是屑屑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不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岐者脅有駢者人不知其曷爲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檢其形况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爲異爲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與而人以爲祥豈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顛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通乎鬼神能克其用雨暘寒暑自我而施况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使禾穎同乎隴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

卷之七

四

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爲望族忠信孝友著于鄉疎親聚食合爲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何以蔓生祲實之怪爲足尚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猶聞于人而名于世况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他日治民者奔告于天子以爲東南之邑有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集 戴齋

黃巖縣學生孫堯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八終

